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一

春歸

趙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
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鷺受風斜有世態
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歸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洗

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

本作低頭

拭小盤一作著小冠先生云著小冠勝沫曰謝玄暉詩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沈曰郭璞注衣書中蟲今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

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反遣入梓州繼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

迫近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羌胡而羣小賊臣因之為亂者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
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
斬白馬盟歃氣已羸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十

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
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
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
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
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
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
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薶榛蕪
入門四松在步履萬竹踈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

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
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
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

生食薇不敢餘

刑曰大將赴朝廷即是指嚴武當時入朝也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齊

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鶴曰邛南謂邛州劍閣在劍州皆蜀道也身城謂為刺史也洙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大不相事夢弼曰戰國策趙魏滅智伯禍起肘腋洙曰前漢郊祀志臯烏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趙曰左傳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洙曰左傳至于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妻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

也鄭曰蘿他計切除草也堞徒協切矮牆也希曰大官
謂嚴武趙曰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蔌不願餘後村詩
語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臨村墟其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
扶持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
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柯亦昂藏所插
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
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

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

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

此語本極悲痛筆乏而止

有

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趙曰禮記

離生離立師道曰振振觸處貌鄭曰振直庚切檉北宋切趙曰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興杜公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讀之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水檻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

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歆扶顛
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
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洙曰大厦將傾非一

木可支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
惶避亂兵緬懷邀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修修船舷
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

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師曰雖知傍也叩之

以節歌趙曰晉夏統以足叩船而歌吳曲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鷗雞

夢

曰翡翠赤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鷗雞黃白色長頸亦喙

藹藹花蘂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樓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輶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然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覩貧人實
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鷺兒童莫信打慈鴝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

玉璽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

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已梁父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以之○洙曰蜀有玉璽山夢弼曰西山寇

盜謂吐蕃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

自然

幽花歆滿樹小水細通池

四句描模幽興無味之味甚長

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

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于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

詩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鄰公所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極是

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簡齋步驟畧近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

惟在浙浙野風秋

宋曰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使所忠往取

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禪事謝玄暉

詩茂陵將見求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悲又

于他
作
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

垂
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後經山陽嵇康之居
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文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叔劉孝標鮑叔與管仲文

論素交盡利交與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

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果園

坊在
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
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
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
勞白顏衰骨更紅望雲悲轍軻畢景羨冲融喪亂形仍
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
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

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
長房為市楮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
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
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

終薄曰莊子夫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

只是一句變體自然

不關輕綬寬俱是

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

敗亡自謂親涉

是境方會

奔走為黃巾子去何滿漉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

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衰數伶俜卧疾頻曉駕工迸淚

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驚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
桀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祇自惜晚起

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
駕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
客即桂冠至交非傾蓋
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
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
偶然存蔗芋

五字亦生語

幸各

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
女長裁褐穩男大卷

書勻

謂各有一卷書耳

滿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
名園當翠嶽

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
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
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
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
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
重遊先主廟更歷少

城闌石鏡通幽魄

苦語

琴臺隱絳屑送終惟糞土結愛獨

荆榛

十字是上意愴甚不可復味

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

累趺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尊長歌敲柳

瘦小睡凭藤輪

凭則非蒲團矣似謂侍御所乘也

農月須知課田家敢

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

淳要間除猘獠休作畫麒麟

畫麒麟但好看耳不得其用政是苦語

洗眼

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洙曰李冰守蜀

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衆皆著黃巾同日反數荀

子子夏貧衣若懸鵜趙曰春鶯秋月人所賞觀而鶯所
工者在於迷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
離疾病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坡居穎春夜對月王
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坡笑謂子誠知言遂
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
傷神語簡而益工也沫曰論語楚狂接輿與漢末王粲以
兩京擾亂乃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趙曰消中公自言有
消渴病也沫曰嵇康絕交書卧喜晚起趙曰索誰親言
為况蕭索無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言將求誰親哉乎
亦通洙曰老子為周柱下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漢
使張翥乘槎事見荆楚歲時記晉葛洪挂冠不仕鄒陽
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國則有瓜瓞芋區甘
蔗平蓋滿口岷江所經也蠶崖關名在西山趙曰洞明
答龐參軍詩歡心孔洽標宇惟鄰沫曰晉嵇康居山陽
又阮籍謂王戎曰俗物復來哉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
太子舍人常直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沫曰禮記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城石鏡琴臺並注見前鄭曰
所古典切賦也夢弼曰柳腰謂搏也曹植詩我有柳腰
如藤輪謂車也謝鮑詩花蔓引藤輪鄭曰猥爲入切猥
勇主切獸名夢弼曰淮南子猥猥爲害帝使羿殺之萬
民皆喜沫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陳
雷爲友如膠漆之堅並詳注見前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鶴曰按史賈至貶
岳州司馬竇應初

名復故官是年
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
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罷
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胡星墜

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
投多虎信所過餓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
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
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

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沱曰義和以六龍御
日蹉跎言遲暮也師

曰漢天文志旋頭明星也沱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
費學沱曰虞羅為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亦曰古今詩
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
莫投多虎信所過餓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
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
里至天門沱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

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念子善師事勉唐生事實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鷺子沙暖睡鴛鴦

富貴

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
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鶴曰韋諷居在成都時為閬州

錄事趙曰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
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

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
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
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
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主人對支憶昔
通素氣橫出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
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

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啼風

長篇意外淪痛險絕○鄭曰名

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貌莫角切下屢貌同夢弼曰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

命會將軍畫以為圖蒼舒曰按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浚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

趙曰言曹將軍所畫之馬神妙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此鄭曰殷烏間切魏好上即葉切下汝諸切婦官也

夢弼曰唐制內宮嬖奸才人各九人此言天子遣嬖奸傳詔令才人取瑪瑙盤賜將軍將軍拜舞而歸輕熟細

綺言從者也鄭曰騶胡華切太宋有六駿皆平盜時所乘拳毛騶乃平劉黑闥時乘也宋曰郭子儀收復京師

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師曰縞素漢漢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沙漠之態足功曰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洙曰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鄭曰厠息移切趙曰世說支遁字

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答曰貧道愛其神駿聊復畜
爾今公以文迎養馬韋諷藏畫馬皆苦心之所愛也希
曰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次曰明皇幸
驪山王毛仲以廐馬數萬從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
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
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
天下寶器今云朝河宗者言河宗朝而獻寶也洙曰前
漢志元封五年漢武自海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夢
躬曰穆天子西征而歸未幾上升此以元明皇今已升
遐無復幸驪山矣趙曰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
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
踞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豈升遐羣臣遵
先古葬馬洙曰漢禮
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矜矜十載供軍食庶
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
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
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
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洙曰春秋富
出漢書注云

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希曰喬琳歷
四川刺史嘗為錄事參軍曰子綱紀一郡能勅刺史乎
故六帖亦謂之綱紀緣洙曰鮑明白頭吟直如朱絲繩
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歛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
豪奪吾人也沐曰詩去其螟
螣及其蟊賊馬曰樹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

起語激昂慷慨
概少有及此

英雄

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接得又暢

學書初學衛夫人

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往復浩蕩只在裏許○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

開元之中常引

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

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闔闔生長風

迴立意從容

詔謂將

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相向語識密

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

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

名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

謂未遇佳士故

即今漂

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

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首尾悲壯動蕩

皆名言○趙曰魏武曹公操也夢弼曰霸乃操之後其
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洙曰左傳三
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
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
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子美
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餘韻沾丐後人宜哉
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夢弼曰晉李夫
人名衡善書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吐吐逼人
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
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
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
處者也如金鐘大鐻在東序水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
語到極至處者也洙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
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
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
軫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

儒者之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
武功褒公段志玄郭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酣戰字出淮
南子魯陽公與韓遼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弼曰謂
觀褒公郭公之像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
同鶴曰明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閭闔天門
也夢弼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不知理何
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辛云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
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
馬泰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
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
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
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
端有神驂駟老大駿最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
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
將軍九馬圖子美所謂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

者惟霸甫為作頌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
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官牘矣夢弼曰園人
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舍
笑惟賜金園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為畫馬奪真園人太
僕所不樂不然園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
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蛇好傳詔才人索亦此
意也夢弼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
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推獎之官至寺丞
楚詞志坎壈而不違注不遇貌壈虛感切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為
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

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遠

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潤那堪野館踈黃牛
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
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
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
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廬

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

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夢弼曰司議太子武官也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洙曰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洙曰內熱字出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為鷁以厭水神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海
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猛將
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汚辱月窟可焚燒

謂宮殿

會

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

思輕騎秋天憶射鵬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洙曰牙帳則元

帥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洙曰雪嶺即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句踐反國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恥龍泉楚王刺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制度洙曰長

楊賦西歷月窟西域傳斥候百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
衛漢光武拜馬武捕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
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
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鵬也邢子高曰此真射雕手
當時號為落鵬都督趙曰漢明
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按史是年僕固
懷恩反以兵合吐蕃入寇趙曰南史侯景傳

初畫謠云青絲白馬毒陽來及
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

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

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成類如此
可歎子美猶始祖也至放翁厭矣
未如面縛歸金闕萬

一皇恩下玉墀

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為言也不聞謂豈不聞乎

鴻曰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即為晝粉期告以必破亡之證也洙曰萬一皇恩下玉墀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惠自此起矣

黃河二首

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寇後篇謂嚴鄭公軍按史是年鄭公復節度制南破

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達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黃河北岸海西軍
椎鼓鳴鐘天下聞
鐵馬長鳴不知數
邊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岸是吾蜀
欲須供給家無粟
願驅衆庶戴君王

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

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云

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於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
建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駸駸揚旗旌迴迴
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颭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
身盡前言俯身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試奉旗

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

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

鄭曰
賦

馬樞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趙曰三州
陷犬戎言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散坐穩冷石醉眠醒野
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廣德三年秋成
鄆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窮

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衣
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
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朱曰張良願借前箸

以壽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素有肺疾也朱曰主將謂嚴武也公相期武還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安故居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九月嚴武破吐蕃於當狗

城遂收
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

欲奪蓬婆雪外城

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蒲博西山城名雲

間戍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西山詩轉乘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

幾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
朔雲邊雪滿西山
更催飛將追騎

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洪曰漢匈奴號李廣為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

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
澹雲踈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堪時落

堪者不
堪也

階面青苔先自生
復有樓臺銜暮景
不勞鐘鼓

報新晴浣花溪裏
花競笑肯信吾無
吏隱名

趙曰汝南
先賢傳鄭

飲吏隱於蟻陂之陽
夢弼曰晉山濤史非吏隱非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
先少泥蛟龍引子
過荷菱逐花低老
去參戎幕歸來散
馬蹄稻梁須就列
榛草即相迷蓄積

思江漢頑踈惑町
畦

久有意出蜀不脫
人事分爾我殆幕
中不合故

暫酬知

已分還入故林棲

鄭曰先見切洙曰曾子建詩俯身
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

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
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
世

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
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洙曰公為

尚書員外郎服緋故
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隅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暗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暗飛螢自

照水宿鳥相啼以為賦景則淺以為興比則長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步稀此句最善又云蒼屏花院閉情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暮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

魚竿自北太公

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祇合在

舟中

仕宦大志不能決絕如此

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

拜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
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先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
拂念途窮露衰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
鳥窺籠

不得志之語

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

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圻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
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周防期稍稍

信憂境之

念

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

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驚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

時放倚梧桐

即據槁梧而瞑但增桐字迥異○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闕通於上官矣洙

白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扶網而遭漁者得之鳥窠籠用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述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東縛者言性本疎散也大觀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

上下沉著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

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樓息一枝安

樹間

岑寂雙柑樹婆娑一院香
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
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
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
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
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
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趙曰徐關

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
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

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荊州

有一柱觀土人呼爲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

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鶴曰按公

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盧氏所出有通會稽賀撫會稽顏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騏驎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未

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露何當一百丈款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箨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

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孫季昭示

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簾擊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
訝杉松冷蕪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
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
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
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夢弼曰禹貢岷山導江

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
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
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聳偃樹小
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沐曰秋成一作秋城太傅謝
安也安雖受朝寄東

山之志始末不渝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

所開因

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

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鄭曰駛若

史切疾貌也趙曰清

溪公指浣花溪爾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達問有作奉至後如詠竹泛

舟觀岷池畫圖及北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澗華館闌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采
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櫂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
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
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
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

本中曰何補
參軍乏一作

參軍
事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

有習池醉愁來梁父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邊何心

鶴曰按是

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父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
遠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
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
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

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
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

却其贈錦復引近年李鼎來瑱為戒

非無為者

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

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

本一作華織成縹緲曰廣雅天竺出細織成洙曰中有
裊尾鯨至水族瑣細皆古織紋也韓曰大哉萬古程程
謂法度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希曰
按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
察使洙曰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任強難制
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洙

曰蕓李子位高金多
趙曰莊子蔡美不穆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語極有興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

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鴛鴦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

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

有味外味

冉冉下蓬壺

夢弼曰淮南子匡牀弱席非不寧許慎注匡安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閒

自傷

足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媿人之不能往者

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

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夢弼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

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宅洪曰范蠡為越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起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

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僊老暫相將

總是好語

○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蕪少監

勸曰鄭虔蕪源明是年相繼而亡公哀蘇源明詩中

云滎陽復寂寞此詩云山間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是

有甚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關山問一年

悲者

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

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遽閣後穀貴歿潛夫流
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許與
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
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
際功名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久
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
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嘔瘡病餐巴水瘡痍
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鶴曰蘇鄭之死適值
歲歉按舊史廣德二

年自秋及冬斗米十錢故詩中云穀貴歿潛夫公哀源
明詩亦云嗚呼子道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
盡餘喘又此詩末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座病餐
巴水瘡痍老蜀都蓋公自敘此時展轉歷綿梓閬間而
復來成都也

去矣行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
果歸漢上鮑注以為天寶間公在平府數

上賦頃不蒙采錄
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則飛掣馬能作堂上鷲銜泥附矣

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

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興託矯矯今人必以一飽為諱所
謂拔皮皆真○洙曰鮑明遠詩昔

如講上鷹今似檻中猿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
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餓則
用飽則馳去史滑稽傳注講臂揮也前漢志藍田山
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上古人餐玉
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君環璧者
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屑日服食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一

謹案卷十第三頁後七行故作泛舟迴刊本舟訛
州恐失漢旌旗刊本失訛與並據本詩改

第六頁前一行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刊本維訛
羅據唐書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深江淨綺羅刊本江訛紅據本
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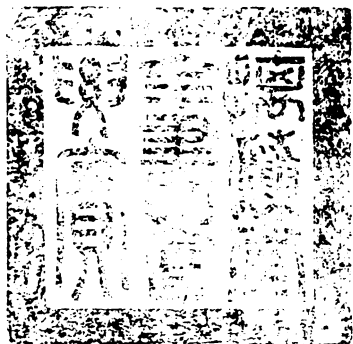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刊本
于訛乎具茨訛其茨又無所問塗刊本問訛間

並據莊子改

卷十第三頁後一行灑面若微霜刊本面訛向據
仇兆鰲本改

第四頁後五行翫赤羽雀刊本赤訛翠據說文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魯陽公與韓遘戰酣刊本遘訛
戰據淮南子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一洗萬古凡馬空刊本馬訛二
據本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昭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勝錄監生臣宋昆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二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使吐蕃師出無功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選用為

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

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涿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蜀亦

有汶川出西山趙曰高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蜀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

廣絕交論道大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
沐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翅惠我漢書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李牧為將豈憂
良將也漢文帝嘗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
我
匈奴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使人

無復思致故不可及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

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

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蜀郡

廣漢郡獮為郡為三蜀獮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是六年矣洙曰董京麻衣百結衣夢弼曰莊子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本一作藩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

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洙曰石鏡

雪山皆在蜀中注見前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云獮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章青綬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銀章特指魚袋而言耳趙曰銀章方賜來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燕

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洙曰紱古

蔽膝也象冕服以韋為之希曰漢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注云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邪字故因謂之

紱又作黻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

羣盜中年皆不必事實政是作者

登樓初有

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

春日復含情

洙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荆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荆州有王粲宅

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微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

之今不及也

春遠

蕭蕭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荆

語近

而數有關中亂何曾劔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鶴曰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漢文帝時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四一作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

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闕寂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

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搏破

鶴曰按史

是年荐饑京師斗米千錢趙曰公以年荒之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責以充沽直也修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子美歌長擊搏破此類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
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鷲後鴻鵠
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趙曰連年吐蕃寇隴右河源蕭條又

陷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羌兵入巴蜀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栴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栴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
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
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
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
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
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孺賴
有情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
胸臆我有新詩何

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宋曰蜀志先主舍東南有桑樹
遠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宋

玉高堂賦鐵條

悲鳴聲似茅穎

喜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
又旱乃遣近臣錄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

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

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

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公自注特
聞浙石多

盜賊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當狗
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指夔州雲安而

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
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洙曰國語自子之行晉
無寧歲修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鶴曰按
是年袁暉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
殺其刺史公托言於
兩欲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

鶴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皆為郭英人作也按是年四月嚴武薨五月以郭英

人為成都尹公與英人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起去草堂之興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
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
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

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
疑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洙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
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
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雙相之園觀
者如堵牆趙曰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

造意甚奇

赤霄玄圃須

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

淘河飛燕本不相涉用鷗

離事而去之
真達識也

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

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

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名言偉度趙曰淘河者鵜鷁也飛燕從江上來

為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嚇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泥而却落也蓋用莊子鵠得腐鼠鷁雖過之仰面視之曰嚇注云嚇音鱗又音赫口拒人也洙曰漢紀宣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因於蓮勺鹵中注云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鹵中鹽池也蓮音輦勺音灼左傳齊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朕與單于捐細故注細故小事也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

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鶴曰安危

大臣在謂吐蕃入寇有郭子儀諸公可恃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鶴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為

縣時公去成都經嘉戎而至忠渝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

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

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荒渚一作枉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
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韞馬聽晨雞
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
不韞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
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卧
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
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

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夢弼曰韞皮視切說文車鞅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趙曰南國

指荆楚也安石日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

人今

雖褻語不能
道無胃次故

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

亦風韻

樓高欲愁

思橫笛未休吹

洙曰曹子建七啟云春清縹酒注縹深碧也山谷曰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

歌妓為樂者也趙曰拈舊本作酤非按元稹元日詩蓋看弟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荔枝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枝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鵝曰山谷在戎州有廖致平送綠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絕勝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也希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荔枝園

渝州侯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

帶烏蠻閣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立之曰漢

桓典號驄馬御史此以指嚴侍御也洙曰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鄭曰梁蓋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狄蠻洙曰白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一柱觀在江陵

撥悶

一作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
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揆施開頭捷有神

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

東坡志林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

春富平之石凍春釵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
麴米春才傾一盞即醺人裴劍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
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
名也趙曰東坡詩麴米春香並舍閨蓋出於此長年三
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
為三老今俗謂之翁宋曰開頭一作鳴鏡皆行船貌初
行船曰開頭鄭曰捩練結切捩也趙
曰川人不以埠折一色見錢為青錢

聞高常侍亡

公自注忠州作鶴曰按史是年正月
左散騎常侍高適卒又按公前有寄

高常侍詩意是寄
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

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

夢弼
曰按

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
又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
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
堂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洙曰世說顏
回為地下修文郎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成帝
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檻折夢弼曰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
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

鶴曰詩云出守吾家
姪則為杜使君也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樂

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為看洙曰

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
北湖灘中州下惡灘也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雲

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宋玉

招鬼仰觀刻桷畫為龍蛇些孫羊老云荒庭垂橘柚古
屋畫龍蛇蓋橘柚錫貢驅龍蛇皆禹之事公因見此有
感也沫曰孔氏書傳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
乘標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三巴記云閬
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鄭曰
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
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
空

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花溪獨園

與馬卿丁令同涑曰蜀都賦三峽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岸甚高謂之峽江水過其中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涑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鶴曰按史嚴武年四十薨贈尚書左僕射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

送蛟龍雨

謂其化為蛟龍而風送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長意稱

天長驃騎營一

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趙曰老親如宿昔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耶後村詩姑云故

人感知己之遇李布裘事彭越頭下賦洪盧謔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翕翕熱時則趨

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
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
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
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
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
門生故吏之情可以橋薄俗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淦淦寒

此戎

戎淦淦亦不必所出偶然
通似○淦吟上魚吹水貌

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

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等閒

星月著一湧字覺不同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

地一沙鷗

懷舊

鶴曰蘇源明天寶間為國子司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自死生分老

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落句不忍

讀師曰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父而英父驕縱不可託

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為
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
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
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
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卧踏裏裂牀牀屋漏無
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

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

洙曰晉古犬切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

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履自有深旨若漢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東坡志林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永泰元年秋雲安作鶴曰公去成都秋至雲安明年春晚

遷居于

夔州城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

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洙曰古樂

府葉砧今何在砧喻夫也山上復有山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

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張弓謂月

如弓倚殘魄望其滿也思掃之望歸士亦然趙曰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夢弼曰白帝城夔州也漢公孫述僭偽

號白帝城洙曰刁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靈憲云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桓執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鵲曰按史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刁斗及漢營之句趙曰時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倚曉月之殘魄不獨漢營為然虜營亦然倚字即宋玉長劍倚天外之倚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

只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年無

不可感興去年明年語別故知作者用心之苦語不在多

輕香猶暫隨地偏初衣袷

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夢弼曰袷古合切說文無絮衣

也秋興賦御袷衣洙曰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鵲曰萬國皆戎馬謂其時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

鶴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行雲遮崇高飛雨藹而至

古意
精語

潺潺石間溜汨汨松上

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

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

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

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挹甕力庶減臨江費

謂臨江而費挹

甕之力鄭曰駛疎吏切馬行疾也趙曰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災旱日更甚沙礫銷燐草木焦卷也洙曰詩道東滯穗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挹甕而出灌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孤

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

涑曰涪萬

峽中二郡名瞿唐為三峽之門師曰巴東有灩澦石高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繞如馬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

借瀟湘閭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接上不可

曉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也涑曰遇一作過

奉漢中王手札

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作書報公而公投以此詩

詩中云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淹泊俱崖口東
西異石根當是王在歸州為太守留度夏而公在
雲安適
相望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峽
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
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
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旁紫微垣枚乘文章
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
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犬馬誠為戀孤

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鑄

希曰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服

玉俱洙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有朱戶以冬為入期故言雪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之間年最高洙曰漢景帝十三王河間獻王德修禮樂被服儒術趙曰宋玉宅在歸州洙曰武陵源在鼎州楚俗語言多羨音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趙曰公言漢中王有懷君之心今入朝草奏既罷必將侍宴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

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

各盡墨多水滲隱見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
上冠貞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晏公舍起草
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

峽夏后疏鑿今疑此石乃禹所鑿之餘也詠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邁曰多水遶隱見謂硯石溫潤出水也趙曰平公為侍御頭上冠辨豸乃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則正可以比之也夢弼曰起草謂知制誥也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修可曰明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為階以玉為階夢弼曰末句謂此硯致之于明光殿中丹青之地得天子之顧盼恩過非常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
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
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
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
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趙曰椎牛所以享衆
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
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
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夢弼曰多門謂所交不一左傳
晉政多門趙曰同調字出謝靈

運詩誰謂古今
殊異代可同調

諸將五首

鶴曰五首乃言天
寶以來諸將之事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

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洙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

初就每夜見數騎遊往其間高宗敕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敕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敕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田曰南史沈炯傳炯自初明為親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其畧曰

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今公用此但金玉字異爾舊引孔氏志怪乃女子之事也夢弼曰詩首句言漢朝陵墓則是用茂陵玉盃事以避玉魚字改作金盃或引盧充幽婚事蓋但見其有金盃字耳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后山詩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間見蓋亦用沈炯事趙曰此詩所以激諸將謂漢朝陵墓自以對南山有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無發掘者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速來長安為禦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弼曰或云閑字作殷謂子美父名閑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閑過慢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乎洙曰漢書材官蹶張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
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升平

希曰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

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荅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朔方軍及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歎也胡謂祿山當時哥舒翰失守祿山陷潼關龍喻肅宗河北靈武也此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北復清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

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

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趙曰漢紀秦得百二馬注秦地險固二萬

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洙曰相國謂王縉也市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

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

趙曰後漢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

功洙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親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又後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

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

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
洙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
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錢于郊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
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殊錫總戎之
句乃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祿
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望鄉臺在成都

都之北公憶往時曾隨嚴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洙曰按
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趙曰嚴武鎮蜀以寶應元年正
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
道反不得進為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西川合一節度

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為三也鶴曰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此當是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玄宗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干預國事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寶應元年為二廣德二年為兩川節度為三也趙曰安危謂安其危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

二首

鶴曰房琯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元赴召道病卒於閬州時權瘞於彼後

贈太尉

遠聞房太守

以其貶漢州刺史稱之曰房太守正是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言改為太尉誤矣

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

宣玄齡後耶

孤魂久客間孔明多

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洙曰伊洛間有陸渾

山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安亮帝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太傅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師曰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寬夫詩話云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諸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譏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允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盡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鎮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當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琯雖不見

用而當時建言有闕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
為一白之也後村詩話子美與房琯善共居諫省也坐
琯後為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
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
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
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趙
曰房公之喪自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

丹旆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

生死

成敗難言之情狀望之痛居然短氣
劒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

處為客恐長休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卧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

白髮

少寒衣寬為句

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

作行

趙曰雖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也

近聞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震恐郭子儀乘間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

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逶迤白日靜

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

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鶴曰唐隴右道洮州是臨洮郡關內

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占隴右岷州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也夢符曰吐蕃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

昔常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遣憤

賜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於是回紇等入見贈賚綰

帛前後十八萬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為可憤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蜂

蠶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洙曰花門

即回紇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蠶有毒況國乎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曰鞭血地指禁中也漢書

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

鄭興設自施州歸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
人掌太子湯沐汎埽鋪陳之事

裴施州裴冕也以

附李輔國貶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

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

懸根木登頓入矢石

矢石意別入矢石謂石之如虎也
暗用李廣事不言虎而言入矢政

是詩中用
事之妙

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

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

古昔勅厨倍常羞杯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

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

他日辱銀鈎森疎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

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北風

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嶠穿鳶羅暮此身仗

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驚

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

前途猶準的

忽轉入車馬
政似無說

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夢弼

曰榮陽鄭氏之郡洙曰史滑稽傳履舄交錯杯盤狼籍
事貴賞匹敵賞一作當夢弼曰晉索靖論草書狀婉若

銀鈎又書苑歐陽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洙曰蔡邕倒屣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鄭曰畫去聲洙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讀作咨昔切鶴曰詩注爲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曰爲蘿洙曰顏延年詩首路踣險難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血

寄裴施州

鶴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所昵劉烜爲判官烜抵法冕坐降

施州
刺史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

若無第三四句乍讀兩語必笑金

鍾大鑪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

物色品目自高語亦峻直篇內得此自別

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

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

一句未了接一句

苦寒贈

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紫衣使

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

接才華盛

夢符曰詩注鑄大鍾也書天球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冰書在璣璣玉衡夢弼曰四

岳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堯掌四岳之官也沫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

言裴寄書來夔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鵬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

大亂故趙公刮寇至薨薨隸荆
南節度也夢弼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噉問兵刮寇超下牢放出令奔飛百艘
放出令奔語嚴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

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
木怒號冰翼雪淡傷哀揉鐫錯碧甕鵬鵠膏銍錐已瑩
虛秋濤鬼物撇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注引搜神記非也

龍伯國人罷釣鼇為公迴首顏色勞

龍伯國人罷釣鼇本不切直形容此

刀一出海怪盡絕然為公
回首又顏色為勞語殊佳

分閭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

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

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

即水如針

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

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

不高亦不庠不似長劍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

光祿未喻

必別有光祿刀故

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

合無泥滓

夢弼曰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吟趙曰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超下牢

夢符曰牧州牧也令縣官也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鄭

曰輅所交切沫曰爾雅注鴈鵠似鳬而小膏中瑩刀鄭

曰鐵匹蔑切揆練結切沫曰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列

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鼃洙曰芮公荆南節度使也鶴曰按史荆南自廣德至大歷皆是衛伯玉為節度使則衛公非芮公疑衛說為芮也然王兵司使二角鷹詩亦云荆南芮公得將軍又何也師云是趙芮公未知何所本洙曰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猶治絲而勢之也蜀水至瞿唐則為峽所束如線為夢弼曰王集登樓賦取荆山之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鄭曰厚音婢又音卑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揆懸刀騁絕伎如戟如軒不高不埤埤與庠字通用修可曰荆楚故事襄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宋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洙曰末句謂趙公於此刀立大功畫像於麒麟閣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

鶴曰按史大歷初朝廷嘗以王昝代衛伯玉荆南節度使此王

兵馬使得
非昂乎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

迴風滔日孤光動

起得森聳賦二角鷹不意出此○此悲臺字便從呼鷹來哀壑則夔峽間

意也讀至迴風滔日豈可以逐字逐句某地某事意之故語有神助正在此等○畫入騷選難以語人角

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
如愁胡視八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
上鋒稜十二翻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勲起安西崑
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狡獬敢決豈不與之齊荆

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

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鄭曰龍力空切從即空切洙曰潘岳西征

賦龍從逼迫注龍從高大貌鄭曰杖初牙切牙五加切不齊貌夢弼曰臨海異物志杉雞黃冠青綾常在杉樹下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孩虎一作溪虎鄭曰辟易音壁亦趙曰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夢弼曰崑崙虞泉皆在西泉本作淵公避唐諱也洙曰白羽箭也後魏鄉子也鄭曰後先九切魏五芳切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公自注陽

城王衛伯玉也鶴曰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荆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

一當是伯王封王時母同受封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
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
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
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

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夢符曰漢書注衛青征匈奴

叔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
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姓衛用之尤切洙曰潘安仁閒
居賦太夫人乃御藍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趙
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
也洙曰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
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彪之

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三徙而舍學宮之傍軻嬉游乃設俎豆揖遜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麒麟閣名也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
早霞隨類影

類字難下

寒水各依

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
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趙曰早霞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洙曰楊朱泣歧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宋玉哀屈原

作招魂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鉞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

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夢弼曰地

志夔州古巴石城鶴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竇應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明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殺成都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
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早憂及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

百丈誰家上瀨船

子美七言律每每放蕩此又參差竹枝之比三首皆然

未將梅

藥驚愁眼更取椒花帽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

時朝日邊

趙曰百丈者牽船戾希曰漢書下瀨將軍注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反用之本一作上

水船洙曰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詰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疾趙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
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

好語鶴曰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

鹽井趙曰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逮出新亭飲宴周覲中生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夢弼曰漢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子美有渴疾故以自比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

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自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趙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

子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句所謂他日一杯難強進者也蓋逆道其事耳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雪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遥冬
熱鴛鴦病

或是
俚語

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
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

夢弼
曰東

川梓州
路也

補遺

禹廟

芷堂劉光庭自昭云嘗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詩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先生云此言禹功疏鑿

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故控持也言三巴皆控持於
此早知言其氣力盛壯之時也他人禹廟詩落句不
能如此
力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二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三

立春

大歷元年
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
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推愁浩蕩極勝趙
曰齊人月令凡立

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鶴曰汲黯傳見高門注云三
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
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注亦云殿名今公用
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

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遶遶錦江波鴻曰軍旅

西征僻風塵戰伐多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柏茂林楊子琳共起兵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

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沫曰萬里

橋百花潭在成都公所居草堂之近注詳見前張孟陽劔閣銘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

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趙曰漢官

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
一雙公嘗為尚書工部郎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簾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烟

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趙曰冥冥

甲子雨已度立春時兩句憂之之辭也唐彥云春甲子
雨赤地千里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沫曰公言扇可相向則纖絺疑其可著矣宋玉高唐賦
妾在巫山之陽旦為行雲暮為行雨又九辨悲哉秋之

為氣也夢弼曰兼催宋玉
悲謂雨過當淒然如秋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
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
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

檻卧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

比於青山

捫蝨坐黃鳥抱
書眠更自清切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

矧此數相見

忽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干涉
洙曰謝玄暉詩離英滿芳甸沈約詩雨檻

雲欄萬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善用文選語故宗武
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絲衣輕又云呼婢
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

瓦飛十里總帷分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
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
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剥畫蟲不知二聖
處私泣百歲翁車馬既云還楹角歛穹崇故老復涕泗
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
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羣公登堦捧玉冊義冕
聆金鐘侍祠慙先露

魂死者也

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

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蔥朧前者厭羯胡後來

遭犬戎俎豆腐臙肉果愚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
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
終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
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中
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
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
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若飄蓬

趙曰彤宮天子之宮

也天子七廟而王莽時為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
首述明皇天寶間安祿山陷長安深曰木主神主也史

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修可曰錦幪鞍帕也鄭曰一作騶說文騶子也趙曰禮記天子當宁而立師曰白間黼辰也畫蟲畫雉以飾之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注云白間憲也以白塗之洙曰二聖謂玄宗肅宗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種椅桐之木將以興禮樂也趙曰前春禮部廟祀述乾元元年朝享於太廟有事於南郊黃曰公時為拾遺諫官故稱近臣鶴曰按舊史乾元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園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也洙曰廣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閬中無容更預陪祀鄭曰景於景切從才用切夢弼曰東都賦天官景從趙曰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濯龍池名也見洛陽圖經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洙曰前者厭羯胡謂明皇時祿山陷長安後來遣犬戎謂代宗時吐蕃又陷長安也夢弼

曰俎豆腐臠肉謂汗漫祭器果愚行角弓謂操弓矢狼藉宮廟也蒼舒曰漢紀注果愚屏也希曰漢書注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罪已之念故公詩云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蓋述當時之事也夢弼曰漢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為本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歐曰京都真安湓渭之民頓露愁容得以歸甦墳墓惟子美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
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蔥
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
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

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
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
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
生理不得論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
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薜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
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
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
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趙曰峽開四千里十字疑
誤豈有渝州明月峽至夔

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夢弼曰蜀出麻布吳
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
鹽據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修可曰劉孝
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
行軒謂杜鴻漸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為山南西道劍
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修可曰劉安招隱辭王
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未曰思王孫謂嚴武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栖
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
殊方鬼頭白兔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

男女欲起慙筋力客堂釵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
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
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
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
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
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
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趙曰

少城成都小城也注見前巴鶯一作巴猿為是漢書劉
章云深耕穡種立苗欲疏公言紛未稀則苗豈多耶趙

曰臺郎為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
沫曰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為劔南參謀左傳獻可
否督

杜鵑

沫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
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

死其魂化為
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正

突兀奇怪欲啟後人之疑作此村樸老人
態耳起語參差何必拘韻作者當自知之我昔遊錦城

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

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

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此起此結皆出意表東坡志林南都王誼伯書江賓謂子

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四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偶然者也是篇前後凡五杜鵑豈復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昔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

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
若奉至尊子美蓋識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
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
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敏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
鵬耳其不尊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
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鵬耳至於涪萬
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
也不在夫杜鵬真有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鵬聲
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處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
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
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沫曰晉羊祜鴈賦鳴則
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董仲舒春秋繁露
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修可曰劉越
石扶風歌據按長嘆息下淚如流泉

贈鄭十八賁

鶴曰按集有答鄭十七郎詩
云把文驚小陸即是謂賁也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
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
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
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
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
追隨飯葵藿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
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

趙曰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通曰小

惠相需則侮慢無所不至洙曰捷徑應未忍謂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

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夢弼曰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問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江通賦駐修軫乎平原洙曰左傳魯人以為敏

別蔡十四著作

鶴曰永泰元年成都尹郭英乂為崔旰所殺時蔡著作扶其櫬以歸

公與蔡相達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

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
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
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
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
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

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

洙曰漢賈誼上政事疏可為痛哭者一夢弼曰皇帝

謂肅宗趙曰主人指郭英又咸秦謂秦之咸陽也洙曰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鶴曰玄甲聚不散時崔旰反柏茂林等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漢霍去病傳注玄甲謂甲之黑色也洙曰一作南轅吏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夢弼

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美鄭之喜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
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
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卧春鷗洗翅呼猶聞

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

師曰柴胡可煎

為飲子服之通汗沈曰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東坡
題跋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錄祀笏未復牙緋
子美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舶偶得
柴胡等藥因錄此詩遺懋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
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
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
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
對鳥名又如園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
皆為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
雞黍奈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鶴曰歸楫生衣卧謂歸

舟雖理而未動所以生衣趙曰生衣者
生水衣於其上也沫曰左傳同官為僚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
搶伴警挾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
腹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骨欲禿
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
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
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數學傳遺風

迺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八哀詩

并序天曆元年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

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

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樓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崔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洙曰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習戎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
授右衛將軍從討九曲復期當新翰釋之翰守潼
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嘗密語翰表誅楊國
忠又請以三千騎赴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禮奔
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靈下將斬之會宰相
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
遂見赦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
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
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北京
留守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諡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
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

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
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
蕃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鵞鳥資遠擊

言專在外

曉達兵

家流飽聞春秋癖曾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
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
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
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
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永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

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開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
搃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
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
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迷廉蔭緒嗟嗟鄧

大夫士卒終倒戟

甚言文吏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乎
夢弼曰史記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

中乃穎脫而出也定功曰漢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
捷於事夢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
琰詩馬鞍懸虜頭夢弼曰漢書冒頓作鳴鏑注髡箭也
希曰哥舒翰傳翰孫神威軍青海土吐蕃攻破之更築

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志隴右道伊州西
州並有天山夢符曰唐書會要載景龍間贊普請婚以
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
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
曲其地肥良尤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
趙曰飛虎古之神馬也修可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
百八十三家也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
左傳癖沫曰梁益蜀也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時為
太子北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
關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趙曰翠
華天子之旂上林賦建翠華之姜蕤周禮熊虎為旗亘
阡陌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時肅宗移軍
鳳翔沫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詔鎮雄所搃謂思禮守
武功以搃賊也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
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
虜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

公為節度故云野多青青麥也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自至德三年王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洙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今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趙曰前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鎮太原其撫御之功深矣太原古之晉地也故云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康頗簡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此深譏文勝者徒以取禍洙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嘗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以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綽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鵠曰按舊史思禮堯管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末而及景山蓋益見思禮昔日

撫御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宋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祿

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尋加檢校司徒連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遽延不敢行會疾篤覺贈太保謚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
安若泰山薊北斷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

泣西郊九廟起顏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
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
勲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
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
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
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
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
涉疲沓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
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詩

止云司徒則據為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史云光弼
授河東節度兼太原尹洙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等攻太
原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
其怠出擊大破之是斷賊之右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
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師曰二宮謂肅宗
與皇后臨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來降光弼料其
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為三路出唐志河北道
平州有碣石山洙曰乾元二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
慶緒于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
光弼力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
益熾光弼遂徵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不敢西犯
宮闕遂戰于中單西大破逆黨此光弼之獻捷而傳所
謂獻俘太廟是也趙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
自矜也夢弼曰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之譖光弼也光
弼畏罪有詔入朝遲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風雨秋一
葉也趙曰槐里豈葬地乎按本傳詔百官送葬延平門

外又按長安志延平門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
是今之鳳翔府則正在長安之西矣魏道輔詩話李先
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
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猶疊此所以稱為詩
史也趙曰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謂史以直筆書先
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濯箱篋之
笑汗辱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夢弼曰按本傳嚴武

子幼豪爽請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遷殿
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
瑄薦為給事中授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
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為
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
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復節

度劔南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
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
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
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
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劔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伏
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

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
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
聲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
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
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
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
在沈沈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旆出江漢

孤舟轉荆衡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

上愧簪纓

趙曰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謂武初離蔭補其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所謂悵邪

乃御史之職也洙曰傳音孤戀反趙曰飛傳則傳遽之報也夢弼曰劍閣蜀也蕭關即靈武也謂嚴武從玄宗在蜀受冊命謁肅宗於靈武鶴曰唐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西北與靈武為鄰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修可曰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革創也夢弼曰笏鼓凝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洙曰江文通別賦創血相視貞觀太宗年號改陽指鳳翔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趙曰匡汲謂匡衡汲黯以武之諫諍如匡汲既拜京兆尹尋生瑄事貶巴州故云俄寵辱也衡霍謂衡青霍去病以衛霍之為將比武為東川及劍南節度則遣謫之中雖可哀而復榮也武為京兆尹又為京兆尹為成都尹劍南節度又復節度劍南此為四登會府書曰

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洙曰漢張敞
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而唐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每見
鄭崇曳革履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成帝時御史府中
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
烏趙曰漢張湛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
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洙曰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
咨述亮者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
也前漢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
錄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夢弼曰自
京兆空柳色至文翁儒化成以比武為京兆尹及鎮蜀
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時也武嘗辟公為參謀故又以
記室得何遜船鈴延子荆為比洙曰梁書何遜為建安
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晉孫楚字子荆參石
苞驃騎軍事趙曰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言成都雖
有醇酒而憂國難不敢盛為宴飲故下句言觀釣間遊
亦兼察民風也洙曰左傳晉侯疾夢二豎子居育之上

青之下師曰以顏回實誼為此謂武年少而祖也洙曰馬融好笛迨死客弔之詣靈橫笛田曰晉武帝拜王濬龍驤將軍濬卒葬桓山大營塋城垣周四十五里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璿

洙曰按史讓皇帝憲睿宗長子立為皇太

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為寧王璿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璿璿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眷遇之歷太僕卿加持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語之

所從生則固然矣觀貼得別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

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

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
肅駢駢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回
翠麟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
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
竟無銜轡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
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
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孤兔鄰宛彼漢中

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

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洙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

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許彥周詩話詩有力量猶如弓
之十石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尺分
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茹數
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夢所
曰翠麟馬名也趙曰下拂明月輪言鴈下而拂弓也洙
曰天笑天子之笑也夢弼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
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嚙嚙注嚙嚙開口而笑也洙
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
有銜檠之變注檠鉅月反謂車之鈎心也銜檠之變言
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漢書楚元王敬
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為穆生設

醴按建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晦梁陟等善為詩酒
之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叙謙辭也洙曰建弟瑀
早有聞望偉儀表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詔
曰廣德初公與漢中王嘗會于梓州有章梓州水亭詩
近屬浪王至之
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洙曰按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注文選行

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
遍顧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
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驚嘆因
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未幾召
還遷戶部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為
戶部郎中為姚崇所嫉左遷恬州司馬起為陳
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
頗自矜銜自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

惡發陳州駐事抵罪會赦免貶欽州復於嶺南
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渭潯三州刺史
上計京師以久出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連不
識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
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
且進上以纓帽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會
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邑嘗遣勣馬
吉溫令勣引邑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遣宰相
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
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秘書監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

千言萬恨
曠有餘情

古人不可見前輩

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
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

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
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
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
斂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矐給
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姿
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
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

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鷗鳥入菟斷蒼

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

簪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嚼

易力未喻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

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

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欵不閉例

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

公自注甫有和李太守詩

咨嗟玉

山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

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綬舊客舟凝滯

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吟六公篇

公自注桓彥範
狄暉崔玄暉張

東之東恕已

憂來豁蒙蔽

洪曰按邑傳邑之文於碑頌
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

泊秋相也

後所受鉅萬計今公詩自蕭蕭白楊路至向來映當時

豈獨勸後世言邑為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

頌政碑之屬能照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

例趙曰臺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與紫駟隨飯凡此

數者皆富貴之家以饋邑求其為文新史云自古幣文

獲財未有如邑之盛沫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

孫策與策為友史記趙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遣之

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為上客邑之重義好與又如此趙

曰東歸賜給美罷落多藏據言在東人則歸其能調給

在邑之身則雖多藏而能罷落其據也希曰江夏雖用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故云洙曰邕
有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又宋璟奏張昌宗兄弟
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連曰璟言事關
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之故云否臧太常
議面折二張勢趙曰賈誼有鵬鳥賦奔葬于蒼梧之野
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洙曰漢制以竹使
符分給郡守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此言邕累為刺史
在郡能好賓客也夢弼曰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
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今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
邕洛陽獄為比小臣指言溫事見題下覽希曰唐志齊州濟
南郡更名臨淄洙曰按集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今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正指此崔蘇謂崔信明蘇
源明盈川謂楊炯也嘗為盈川令特違李嶠也皆有文
名題曰相國指張說也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洙曰晉
郗詵對武帝云臣對策獨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今公以

此歷下亭唱和惟邕詩之美也鶴曰青州即北海郡邕就郡杖殺之汶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洙曰邕有張桓等五王洎狄相六公詩載本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洙曰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少

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獻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

照蕪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勛勞願學蔚醇
儒姿文已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
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
掾吏亦累踐晨趨閭闔中足踏宿昔趼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
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
墀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鬻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

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刺反為後輩襲子實苦懷緬煌
煌齋房芝事絕萬手舉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
懸黃金胡為投乳贅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滎陽復
寂寞罪罟以橫胷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

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汧尚纏漳水疾

永負蒿里餞

鶴曰東岳萊蕪俱屬兗州萊蕪兗州屬邑
沐曰子路為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

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泣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
史館多采其語趙曰掾吏亦累踐謂源明累遷太子諭
德夢符曰顏延年咏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趙曰黃屋胡風卷謂明皇以祿山反乘輿出狩不暇

陪八駿虜庭悲所遣謂源明不得危從繫于虜庭每悲
恨自遣厄八駿周穆王事夢弼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
順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故有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
之句獨源明以臨難不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茂松之
況也趙曰宋書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霑亦醉取
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嗔我耶霑曰今日何緣
嗔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沫曰史記李斯傳二世具斯
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趙曰葉膺言其文之
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頂上一
鬻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脔漢揚雄以賦為童子雕蟲
篆刻然竟為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沫曰吳越王允常
取純鈎劍示薛燭燭曰光平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
始生於湖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陸剗犀兕鄭曰剗止兌
切剗也寧九輦切取也沫曰漢武帝大興祠廟房生芝
而作歌按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連勸上興祠禱事

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陳時政得失論其不可修可曰
爾雅贊有力注云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音吠
又音鉉矣穀子載贊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馴
服化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吠沫曰榮陽謂鄭虔也
橫戶孟切音音吠鶴曰蘇鄭相繼而死死之日適值歲
歉故有長安米萬錢之句詳見前注沫曰劉公幹詩余
嬰沉痾疾窺身清漳濱萬里田橫門人挽歌也後村詩
姑云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
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
林謂長篇最難晉觀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
初不以敘事傾側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
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
句刪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
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
知不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洙曰鄭虔鄭州榮陽

人天寶初為協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書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達著作郎安祿山反叔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鷄鵠至魯門不識鍾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

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蒼叢何技癢

公自注公長於地理

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又著蒼叢等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

圭臬星經奧

度善

地理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

以此東方之諧則稱屈甚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

文傳天下口大

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

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

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

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缺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槩履穿四明雪飢拾楮溪橡空
聞紫芝歌不見杏壇文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

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泰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
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疏

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

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

公自注著作與
今秘書監鄭君

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洙曰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門之外三日藏文仲使國人祭之莊子昔者海鳥止於
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
膳鳥乃眩視悲憂不敢食一腐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文選鷦鷯賦彼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甯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縉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今鄭度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高元之荅甘錄曰子美哀鄭度詩蒼叢何技癢蒼鳥外切草多貌叢在最新切又徂外切小也度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痒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子美謂度私著國史是技癢不能自忍爾唐史氏謂度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目其書為會粹亦承襲之誤矣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選言陳圭置臬圭者土圭以測日影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也蟲篆言能書丹青言能畫洙曰揚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朔贊朔詆譌多端應諧似優修可曰鍾錄鍾會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按書苑度善草隸呂德云度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

上夢弼曰滄洲謂度所畫之圖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沫曰晚就芸香閣謂度連著作郎魚養與畧芸香辟敵
魚養故藏書臺稱芸臺沫曰四明山及猶溪皆在浙江
夢弼曰不見杏壇又憶度為廣文館博士時也始曰天
台賦始經題題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鮑照詩無由稅歸
秋師曰自春深泰山秀至時物集遐想公追憶昔時與
度在閩中相從之樂也趙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晉阮
籍與兄子咸共為竹林之遊今公以阮咸比鄭審也鶴
曰鄭審與度當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守歲阿咸家
詩杜位亦公之從弟也東坡本此故與子由詩云頭上
銀幡笑阿咸又按審謫江陵而有宅在夔公嘗過其湖亭有詩

故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沫曰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

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為中書舍人出為冀州
刺史復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

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
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為林甫所
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為
監察御史生舉非其人左遷荊州長史久之封
始興縣伯諸還展墓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程
曰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
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
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獯豸出
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戰宮嬪守珪法行于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
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
無以王行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
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

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顓上君

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巖崢嶸天地日蛙黷退食吟

大庭何心記榛梗

九齡大節惟翰祿山此既不甚白末亦不及弔祭殆失盡意

骨驚

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石地慙多幸敢忘二

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

漫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

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

才文章境散快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誅

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
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

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

師曰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嶺嶺微達
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洙曰堯土階三尺巢
由隱於箕山潁水今言想土階則有致君堯舜之心故
未建於箕潁也希曰玉堂金華皆殿名趙曰此言九齡
為校書郎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希曰碣石歲
嶠嶠言祿山也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祿山反於河北
之范陽天地日蛙鼃言天下之人籍籍有言如蛙鼃而
明皇獨不知也鵠曰楚辭鼃鼃游乎華池注譏諛弄口
得志也洙曰大庾古至治之國也退食吟大庾何心記
榛梗謂九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而不以懶惰為

心也鬢黑髮也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貂蟬侍中冠今云雖蒙換蟬冠而按九齡傳不載為侍中右地慙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在右地已慙慙為多幸矣洙曰漢疏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降疫曰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病者食橘葉飲水而愈夢弼曰按本傳九齡數乞歸養詔不許遣中書侍郎以母喪解綬不勝哀未幾奪哀入為相故云痛迫蘇耽并紫綬太守紫印之綬謂九齡左遷荊州長史也洙曰晉庾亮鎮武昌乘月至南樓謂佐吏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霸獨用寬和為治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趙曰一陽發陰管謂黃鍾之律淑氣舍公鼎謂大烹之和以美九齡之詩篇也趙曰歡快起羣螭倚薄巫盧並言閒散曲江文映神

物欽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深曰謝朓字玄暉為文綺麗任昉字彥升長於牋誄趙曰九齡韶州人是在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謂諸還展墓也鶴曰本一作蕪絕善本作無字為是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於庾嶺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為李光弼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趙曰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之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弼曰按曲江文集九齡嘗為徐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其碑而欲整棹以弔之其寄意深矣

補遺

贈秘書監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詩
余初讀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

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
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秋丞相為一章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一頁後一行適文麗藻刊本適訛
道據文選改

第三頁後八行龜開萍葉過刊本開訛二據仇兆
鰲本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高者挂胃長林梢刊本胃訛骨
據全唐詩改

第十三頁前一行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刊
本前訛有據全唐詩改

第十六頁後六七行以金為死以玉為階刊本死訛所玉訛正據三秦記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琯坐是卒廢不用刊本琯訛宮據唐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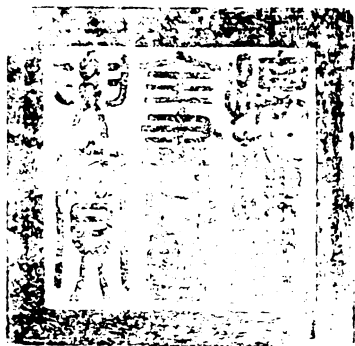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如轅如軒刊本轅訛轉據文選改

卷十三第十二頁前五行更為關內行營節度刊本營訛一據唐書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漢嚴延年刊本嚴訛顏據漢書
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漢武帝天興祠刊本武帝訛
光武又宰相王璵刊本璵訛與並據通鑑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膳錄監生臣陸學稼